



语文：人的确证

潘新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语文：人的确证

潘新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人的确证/潘新和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6
ISBN 978-7-5426-4631-6

I. ①语… II. ①潘… III. ①语文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510 号

语文:人的确证

著 者 / 潘新和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70 千字

印 张 / 19.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31-6/G·1320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目录

• 上编:语文原理论 •

导论:语文本体论的迷失是根本的迷失

——回归到“人”是培育言语动机的原点 / 3

一 人是写作的动物 / 9

二 西方言语动力源视域摭议 / 17

三 创新教育:重在创造型人格的培育 / 28

四 激发动机、开掘潜能、无中生有、以道驭技

——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教学法的思考 / 35

五 语文课改的出路:表现与存在

——试为写作教学难题把脉 / 43

六 语文教育思想的方向性错误

——新课标(修订版)写作“总体目标”辨正 / 48

七 写作本位:读写观念的重构

——《小学语文教师》潘新和先生访谈录 / 57

八 更新教育理念 深化语文课改

——《现代语文》潘新和教授访谈录 / 66

九 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的思考

——《语文建设》潘新和教授访谈录 / 77

十 信息技术与人的教育的契合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小学语文读写教学》序 / 81

十一 基于言说欲、创造欲的激发

——潘朝阳《点子作文》序 / 89

十二 道、技关系与技中求道

——廖圣河《新编语文教学技能训练》序 / 97

• 中编:语文观念论 •

导论:语文学观念亟待全面反思与重构

——从“应付生活”本体观说开去 / 103

一 语文界“集体无意识”被什么操控?

——语文教育教学观念之世纪反思 / 109

二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智能观的局限 / 131

三 观念教育与技能训练,孰为轻重?

——摆脱操作性、工具性、实践性思维 / 137

四 “生活本位”与“伪科学化”

——60年语文教育得失谈 / 144

五 语文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理论建构要有战略思维 / 147

六 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改革刍议 / 153

七 建构表现论语言学 / 161

八 也谈语感之“语” / 168

九 “文体”“教学文体”及其他 / 178

十 阅读与写作是一种文体思维 / 184

十一 发现与质疑、批判与创新

——从陈成龙《最后一课》教学看探究性学习 / 188

• 下编:语文学科研论 •

导论:占有基本史料是科研之底线

——从读叶圣陶开始 / 195

一 先做“教育史家”,再做“教育学家”

——走进学科教育的历史,直面往圣前贤 / 200

二 走进语文教育的历史时空 / 205

三 语文学科呼唤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世纪反思 / 215

-
- 四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划时代巨献
——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摭议 / 233
- 五 穿越时空、荡涤心灵的美
——朱光潜语文学理论刍议 / 241
- 六 引导国民精神,表示民族文化
——鲁迅文学写作教育思想 / 248
- 七 联络并进、以读为本、养成方法
——叶圣陶语文智能教育观初探 / 264
- 八 用了整个的心去和它相对
——叶圣陶论文学鉴赏 / 274
- 九 基于史料、史识的言说
——张心科《语文课程论稿》序 / 283
- 十 日札:“立言”之根基
——刘中黎《中国 20 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序 / 288
- 十一 融为生命:非教育写作的坚守
——徐飙《风声》序 / 294
- 十二 耕耘在语文课改的前沿
——林汇波《言语文本:语文课堂的归依》序 / 302
- 后记 / 306

上编：语文原理论

导论：语文本体论的迷失是根本的迷失^①

——回归到“人”是培育言语动机的原点

语文教育之所以会沦落到千夫所指、万生唾弃的地步，其首要原因是学科教育本体论认知上的迷失。长期沉溺于应付生活论、应试论、工具论、技能论、训练（活动）论的泥沼，不可自拔，势必造成学生语文学习动机的迷失，语文教学目标、要求，与学生的内在的学习需求错位，厌弃语文的状况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学生“被语文”，厌弃语文，想要让他们学好语文，只能是缘木求鱼。

语文界缺乏价值理性与教育哲学思维的传统。语文学者、教师，一般不思考“语文课程的性质、目的、任务”“语文是什么”“为什么学习语文”“为什么写作”之类。一窝蜂似的想的就是“怎么教”——怎么应试，顶多也就想想“教什么”——考什么教什么。这样的语文教学不啻于自虐、自杀。即便还有些教师，偷偷教点文学、审美、鉴赏之类的非应试“私货”，大多出于感性直觉或个人兴趣。对“为什么教”——语文是什么，做深入的理性探究的人极少。这不怪老师们，是现有的教育机制、语文教育文化使然。

语文界的掌门人张志公先生曾批评讨论“语文教学的性质、目的、任务问题”，认为这“是不注意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是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做一些劳而少功，劳而无功或华而不实的事情”。他说：

不管对“语文”二字怎样解释，你反正得把这本《语文》课本教好。课文里的字，总得让学生认识吧？一篇篇的文章，总得让学生读懂，有些还得读熟吧？有些文学作品，总得让学生能够适当领略吧？好些课文讲了重要的道理，有助于提高思想认识，总得让学生明白吧？一本一本的《语文》课本教下来，总得让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一步一步地不断提高吧？我倾向于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多多下工夫，试试看，怎么教法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多找出些办法来，多蹚出些路子来。^②

① 与潘苇杭合作。

② 张志公：《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见《张志公自选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张志公先生称埋头于所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的“教法”研究，才是“科学的态度”，“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①。我称之为“教法主义”。其实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急功近利，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思维。等于是明白地告诉大家不要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的问题，因为这类思考是没用的，多余的。

当读到这些的时候，恕我直言，感到实在匪夷所思：在张先生眼里，对语文教育本体的理性探究，非但一钱不值，而且还对其上纲上线扣上了一堆否定性大帽子。这种对科学、理性、形式主义、实事求是……的曲解，居然出于语文界领军人物之口，让所有语文人因此而蒙羞。

这一观点，出在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一文，该文入选《张志公自选集》，当属作者的重要文章之一。从题目可以看出，是专门指导语文界如何进行科研的。其导向十分清楚，就是让大家不要在学科定性上争论不休、徒费工夫，就是要扭转这一“非”科学态度的研究方法，使之回到“教法”研究的“正确”态度上来，回到经验主义认知轨道上来。

语文教育本体论的主旨就是确定价值取向。语文学科性质不明，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如何确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为什么教”决定“教什么”，在“为什么教”“教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教法”研究得再好，又有什么用？这就跟一个人枪法练得很好，精通各种打法，指哪打哪，却不知道敌人是谁，该打谁，只能乱打一气——在教学中就是“乱教”一气。这种“乱教”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能不归咎于本体论研究缺失，导致价值观迷失。

轻鄙语文教育本体论研究的认知导向，对语文界的负面影响极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教法主义”引领下，语文界便完全撇开“为什么教”“教什么”，沉迷于“怎么教”，上课等于是折腾教法。——不问方向对不对，只顾埋头于操作训练、组织活动、设计情境、安排步骤等，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便在情理之中。

张先生认为不论对语文学科性质持何认识，都要“读懂文章”，“明白”文章的“道理”，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似乎说得没错，殊不知，在应试教育价值导向下，与在素养教育价值导向下，其教学目标、评价指标、教学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为应试、分数、升学率，与为人的发展、言语上的自我实现的语文教学，能是一样的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考不考“听”“说”，应试教学能重视“听”“说”能力的培养吗？再比如，高考考“写”，考的是“供料作文”，要求不能写诗歌，只能写记叙文或议论文，有的只限于写议论文，要求在题目内容范围内立意，字数限定在800字，这考的是真实的写作能力吗？正常的写作，有人给你命题，有人限制你立意吗？为什么不能写诗歌，为什么只能写议论文，写的字数多便表明写作水

① 同上。

平高,不够800字水平就低吗?这完全是畸形变态写作!再说“读”,高考考的是古诗词、现代文鉴赏,都有其评价标准,或所谓的参考答案,是作为客观题或半客观题考的,但是,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是一种再创造,越有创造力的读者,读出的文本意思越奇特,与参考答案越不同,所得的分数越低;越雷同化的解读,得到的分数越高。培养这样的“读”“写”的能力,是张先生您所期待的提高“读”“写”能力吗?

张先生已然作古,这么质疑他的观点似乎不厚道,我确实也因此于心不忍,万分踌躇,但我更担心、关心他倡导的“科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将会结出怎样的苦果,将把语文教育引向何方,价值观的迷失下的语文教育将给学生带来什么。思虑再三之后,我别无选择,宁愿得罪一人,而不愿得罪天下,不能让“误尽苍生”的语文教育继续“误”下去。平心而论,我与张先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语文教育的现状。因此我相信深明大义的张先生定会宽恕我的冒犯。

长期以来,在实利主义、教法主义教育文化熏染、误导下的教师,只知为应试钻研教学技巧、设置训练,不知道培育良好的言语动机是语文教育的第一要务,不知道培育言语生命意识,对于语文教学是多么重要。

不研究语文本体论,不明白语文是什么,为什么教语文,自然,训练学生应试得高分,就是“硬道理”。能变着法子对付中考、高考,便大功告成。有点良知的,想起自己教了半辈子或一辈子“语文”,居然不清楚“语文”是什么,不免有点心虚脸红,觉得愧对这份职业、学生,目光偶尔也会在“语文”上流连,大多是在字面上猜谜(限于学养不足):语言、言语、口语、书面语、文字、文章、文学、文化……语文究竟是什么,也仍是茫然。

有些有点“学问”与责任感的,则翻搜故纸堆,考据起“语文”二字的权威出处,这已然值得称道。但因为功夫下得不够,大多只能拾人牙慧、不得要领地炒冷饭,绝少亲自作第一手的系统梳理与检讨的,更无人穷根究底、殚精竭虑于语文之本体,语文这个概念背后的“人”,人与文之关系。

当过多年国文教师的朱自清先生,深感教授国文有三大困难,其中第一困难便是“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不感到实际需要,读和作都只是为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戏”^①——可谓一针见血。教师不知道为何教,学生不知道为何学,所教、所学,都不是发自本心的热爱,都是“奉行功令”,如何能教好、学好语文?说到底,这一困难是语文界自作自受,不研究学生为什么要学语文,不关注学生良好的言语动机的激发与引导,自然干的

① 朱自清:《文心·序》,见《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

张志公先生曾说学生认为语文是“第二痛恨的学科”(第一痛恨的学科不便说,但大家心知肚明),却无视他们“痛恨”之根源——“不感到实际需要”的强制学习,学生被语文、被阅读、被写作的痛苦与无奈,只在教学方法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讲求填鸭式、驯兽式的所谓的“实效”;治标不治本,必然劳而无功,学生势必将永远“痛恨”下去。如果张先生地下有知,语文学科现在不是学生“第二痛恨”的学科,已不幸荣升为学生评价倒数第一的学科,将作何感想?只要语文教育的大方向错了,学生痛恨这种专门对付考试的伪语文教学,不论教师的“教法”如何翻新,多蹀出1000条、10000条路子来,也是白搭——要是食材是劣质的,或变质了,臭不可闻,食客捂着鼻子逃之唯恐不及,厨师再怎么研究刀工、火候、烹调方法,也无济于事,做出的菜尽管似乎色香味俱全,但吃了恶心、拉肚子,食客会愿意吃吗?

语文教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教(为什么学)”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语文教育的旨趣——性质、目的、任务。要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要学语文,语文对于人、生活、人生、人类、世界的价值与意义。试想,如果学生懂得了语文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语文对于他们的生活、生命的意义,语文教育的目标、内容与他们的话语生命欲求相吻合,他们有了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学习意愿,语文教育还会是今天这样吗?说句极端的话:语文技能还需要这么变着法子教吗?还需要“驴不喝水强摁头”的语文能力“训练”吗?——不是不要学习语文技能,而是在“技”与“道”二者中什么更重要,要清楚是“道”决定了“技”。有“技”而无“道”,徒劳无功,甚至有害。

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文”是从“道”中流出来的。有德者,言可不学而能。“言为心声”“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语文学习的“规矩”,便是让学生懂得“立言”之重要、之必要,懂得文由心生、言自己出,是表现自我,能自觉自愿地修德、悟道、求知、明理……道德文章、学问文章、情意文章便水到渠成。

“应试论”“工具论”“技能论”“训练主线论”等,这些习见的功利主义本体论认知,可谓无人、忘本、弃道、废学之论,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之论,应给予彻底的清算与颠覆。有“技”而无“道”,充其量,只能造就言之无物、华而不实,以至假话、套话、空话连篇的辞章之文。一个人在语文学习上要获得真正的“实效”,写出好文章,不是靠他人用某种“教法”“教”出来、“训”出来的,而是靠自己长期地浸润、滋养、领悟出来的。因此,学习者必须具备恒定性的言语动机,有坚定的言语信念、目标、理想、信仰,才能达成。这是语文学习的充分必要条件。

语文教育是“慢”的事业,因为语文素养是一种综合素养,综合素养的提高是

不可能速成的。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言语才分不同,写作能力的形成也迟速不一,有的需要十几年,有的需要更长时间。这不是靠教师强制下的训练可以奏效,需要学生自身持久的毅力、定力、耐力,这取决于言语动机的培育,需要终身受用的言语信念的支撑,否则是走不远的。

真正的语文人才,大多是自学成才的。胡适先生就说过,“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所得,可以断定许多文字明白通畅的人,都不是在课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家的残篇古文而得的成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①他自己会做文章,也是因为“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的缘故。许多大学者都说过类似的话。

费尽心机用这法那法,在课堂上教几篇课文、逼学生练这练那,一点也不重要,让学生打心眼里想学语文,自觉地求知、喜读乐写,才是语文教育根本。只要想学语文,没有老师也能学好,甚至学得更好。——不是存心要跟老师们过不去,而是要让大家明白最该做的是什,决定是否能学好语文的是什。

这便是语文教育的动力学认知。动力的缺失是根本的缺失。动力来源于动机,缺乏正确的动机,亦即缺乏正确的目标、方向。缺乏方向感的司机,不是误入歧途,就是车毁人亡。即使车技再“好”,也无济于事。应试也是一种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太功利,与学生自发的自由的言说欲、表现欲相抵牾,而且,应试写作的“伪写作”“被写作”性质,进一步抑制、磨蚀了学生的言说欲、表现欲,应试教育是言语生命的第一杀手。

走出功利主义、教法主义的迷津,在语文教育本体论认知上校正坐标,帮助学生弄清楚“为什么要学语文”,“为什么写作”,“语文、写作与人、人生、人类的关系”等,这就是语文学科的价值观教育、人文教育,就是为学生提供正确的动机指向。能力“训练”不应是“主线”,正确的言语动机的唤醒、激发、培育,才是贯穿语文教育全程的主线。这也是语文教师需要毕生努力求解的首要课题。教师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师生皆昏昏,蒙着眼睛终日在应试的磨盘上打转,唯一的结局便是语文教育的心肌梗死。

走出在“语文”字面上猜谜、测字的迷津,从“人”的角度来思考语文学科的性质,就会豁然开朗,就会明白语文学习的动力源究竟是什么:言语,是人的原欲,是人的基本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种差。人因言语表现、创造而生存、存在。人的生命,即言语生命、精神生命。能言善写,便是“人的证明”,是人的类特性的基本表征。语文——说、写,是人的确证、人的自证。学语文,便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更像人。语文教育,就是使人成为言语人、精神人、创造人的教育。——

^① 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亚东图书馆 1924年版,第247页。

这一对语文学科内涵的人类学哲学界定,是给语文课程的一种可能的定性。有什么比从人的属性认识语文学科的属性更具深刻性,比超越动物、“使人之为”更具诱惑力,更能激发人语文学习的欲求?

语文“使人之为”,是人的确证、自证,这是语文教育得天独厚之处,语文教师最足以自豪之处,师生的心灵与理想翩跹翱翔之本源。这就是语文教育之本、之道、之美、之魅。这也就是一切良好的言语创造动机的原点。这一动力学认知,势必超越了以往追求语文学习的兴趣、爱好、快乐等肤浅认知,因为这些表层的情绪,其产生的动力是较为微弱的,难以持久的,不足以提供持续性、恒定性的言语学习动力。

语文教师最高的教育智慧,成功的语文教育、课堂教学,就体现在善于将“人因言语表现而存在”的抽象的道理,深入浅出、源源不断地转换、渗透到每一个教学细胞、植根于每一个学生的心坎之中,使之成为照亮他们美丽人生的灯塔。在这个意义上,讲求教法的创新才是有价值的。

一 人是写作的动物

人为什么要写作,这是写作学,也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思考,首要的就是对人类的言语表现与生存、存在意义关系的思考。言语生命动力学的一切逻辑延伸都是建立在对此二者的关系的理解之上。——我写故我存,便是对这一理解的最简洁的表达。

美国著名哲学家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研究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共同点,指出:“他们都是运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①这一动力学、发生学的方法,对我们从人类学哲学角度研究人的写作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从终极意义上说,写作(言语活动)是人的“原欲”。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种差。

一、写作是人的原欲

人一生中忙忙碌碌所为何事?概而言之做的就是两件事,建造物质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而在建造低水平的物质家园这一点上,人无异于其他的动物。蜜蜂、蚂蚁、老鼠等跟人一样勤劳地建造着舒适的物质家园,狼的一生都在毫不怠惰地为觅食而奔忙。在一般意义上的建造物质家园,只是基于一种维持生命、繁衍种群的生物本能。在这一点上,人比动物高明不了多少。在肌体的生存能力上,不少动物的尖牙利爪、视力体力都比人类强健百倍。对于这种生存能力上的差异,德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格伦与米夏埃尔·兰德曼认为,人同其他生物在适应环境的生存活动中形成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即其他动物都是以专门化的方式生存,即它们有专门的器官和肢体,吃专门的食物,有专门的活动特点和范围。每个物种都不能超出它们的专门化的生存方式。惟有人不是这样,人在适应环境的生存斗争中由于在本能方面的贫乏,形成了非专门化的生存方式。人的双手和大脑等器官不是专为从事某种活动而设计的,人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人没有专门的食物,人是最杂食的动物。人的活动范围没有被局限在某一领域,实际上人可以在地球上大部分环境中生存。特别是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

^① [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自由而自觉的意识,他在生存竞争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人的文化可以补偿人在本能方面的贫乏与缺陷,终于人进化成地球上最不受局限的动物。格伦把非专门化作为人的本质与特征,而兰德曼则将其作为人的结构的三个方面之一:人的非专门化,人与动物的不同的生长节奏及人向世界的开放。他们都认为非专门化确是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生存方式特点。

兰德曼说:“虽然非专门化在开始时可能有否定的作用,但长远来看,它却是某种非常宝贵的有利条件。专门化的缺乏结果却由否定的因素转变为高度肯定的能力的因素。因为人的器官不是为了完成少数几种生命功能而被狭隘地限定的,所以它们能有多种用途;因为人不为本能所控制,所以人能够思索和发明。因此,人懂得用其他的東西来换取所缺乏的某种东西。但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人所缺乏的专门化远不止是被补偿了:人的多种能力和自己的首创精神使他能够适应变化着的外部条件,使他能够通过创造与社会习俗而使存在变得更舒适,所以,虽然动物似乎获得了较好的生存斗争的装备,但人甚至远远胜过了动物。”^①

兰德曼、格伦等的关于人与其他动物区分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指出了人类这一物种的进化是沿着“非专门化”的途径前进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他们把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限定在肌体的生存能力(“生存斗争的装备”),即机能“本能”上,而没有意识到其实人不但具有肌体本能,而且具有智能本能。人的“非专门化”发展主要凭依的是人的智能本能。智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命“本能”。智能本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重要的“生存斗争的装备”。在人类的物种基因里就已注定了人的智能“本能”(而不是肌体“本能”)是他的生存斗争的特殊的“装备”。——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动物不能向“非专门化”发展,而惟有人类能如此。

我们认为人的“生存斗争的装备”当是向着两个方面发展的。一是肌体的直立和手的灵活。这使得人得以用手创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从而延伸、发展了手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人的肌体力量上的劣势,但这只是向“非专门化”迈出的一小步。一是智力、想象力的发展。它不但延伸了手的机能,而且全方位地提升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人从根本上摆脱了“专门化”,向“非专门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否则,人就停留在猴子、猩猩的进化水平上。在这一“非专门化”的进程中,给人的智力、想象力插上翅膀的首先是语言的诞生!

可以断言,语言是人的智能的最早的杰作,也是人的智能升级的最主要的动力。语言不仅提高了人的社会组织和物质生产的效率,而且使智能的发展有了

①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物质载体。智能水平的提升,使人不再满足于物质上的基本的需求,势必使人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并期待获得更高的满足,在言语交流与沟通的同时,也促成了情感和精神进一步的丰满,使情感和精神需求成为了人特有的需求。人在用语言铺就的“非专门化”的进程中愈走愈远,情感和思想日益丰富,建造精神家园的意愿也就愈发强烈,人的“喻义”需求也不断地得到强化,为记载、传播语言和使语言长期留存下来,文字应运而生。于是,写作便成为人类这一智慧生命体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上述关于“专门化”与“非专门化”的区分,还没有回答到本原上。能运用语言并通过写作,进行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化,才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比较而言,物质生产还有与其他动物的生存本能相通的一面,而超越物质、实用层面的精神探索,在哲学、美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现和创造,用文字符号建造精神家园则是人类的更为特殊的追求,是进一步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有属性,它反映了人的生命意志和本质需求。而精神家园的建造,主要是以深度的情性、理性、智性思维为特征的,它须以语言文字为前导,为物质载体,为交流沟通的工具,没有语言——写作,就不可能完成人类与动物的最终分离,和人类生命的“非专门化”的进展,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全部文化和社会的进化。

二、人是写作的动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动物”。他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①正如“非专门化”须建立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之上一样,“理性”也是建立在“符号”(最主要的符号便是语言)的基础之上。“理性”即是一种“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理性”离开了“符号”便寸步难行。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说:“……语言能力决定性地完成了一个新物种的区分。”^②“……在生命世界里,惟人类能够双管齐下,做到彻底的喻义和沟通;即运用按照协调的结构组织起来的、随时可以添加的符号,去传达和解读高度复杂的互动性和对话性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信息。这些信息作出陈述,提出疑问,下达命令,表达事态。应当从具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② [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3页。